

「還是一樣熟悉的地方，一樣的景色，一樣的回憶……」

白色莊嚴的圍牆，圍住了我的心，這棟龐大的建築物把我隔離在外面二十年了，竟只能靠這次的展覽回來看。裡面的那個人是不是跟外面的街道、廣場一樣都沒變呢？

「希洛，你想進去嗎？」菲從剛剛就一直陪我站在王宮外面。

我搖了搖頭，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能否進去，還是自己沒有勇氣去見她。自從她嫁給了公爵而我又沒有能力阻止的那一刻我就沒見過她了，是我自己的無能造就了今天的場面，但是那時我不能讓奇莉亞陷入這場政治戰爭。甚至我只是一個男爵，路伊被當做刺客後就沒有人在城裡見過他了，我能找誰呢……

「我當上女神官後也主持了不少有王室出席的活動，但公主自從嫁給了公爵後我就沒有再看過她了。」果然還是菲知道我的心聲，我又何嘗不難過呢。

「奇莉亞她們知道我回來嗎……」

「她們不知道，我並沒有告訴她們，我想你應該也不想讓她們知道吧。」菲轉頭看著我，臉上的無奈我看得出來。

並不是不想見她們，而是沒有臉見她們，當知道奇莉亞有意中人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要放棄一切出去旅行。那時的我沒有說一聲再見就走，而看出一切的還是菲。

「我……不知道該不該進去。」努力擠出的一句話，已經把我的心情全都給道了出來。

菲沒有開口，她輕輕的拉起我的手離開王宮前面，我不知道她想要幹什麼，但是我想她應該有她的理由，所以我只是靜靜的讓她帶著我。

從廣場經過時，我又想起了索瑪莉娜的那一張有傲氣但又不失可愛的臉，但卻也勾起我看到她坐在那豪華馬車出嫁的那張難過的臉。可是看到人民的生活並沒有過的不好，而是比以前富裕的時候我就知道公爵並沒有亂來。

「你離開了這麼久，身上的這一套衣服卻始終沒換過，你是想說有一天回來的時候想讓她認得你吧。」走在前頭的菲，沒有回頭的問我。

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不否認，的確是想讓她一眼就能認出我來。但是這件衣服已經因為我長久在外沒好好保養而磨損了很多地方，甚至還有我這雙遲頓的手補的洞。

菲突然停了下來，我抬頭一看，原來是裁縫店，「裁縫店的大嬸已經退休了，現在是她女兒在幫她管理這間店，我想你應該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再去見她。」

我推開老舊的門，看到一名老婦人拄著拐杖，那張充滿皺紋的臉我認得出來，是大嬸。

「大嬸，今天妳女兒怎麼不在呢？」菲上前去攙扶住她，深怕大嬸站不穩。

大嬸看到是菲來，眉開眼笑的回答：「我女兒去辦事情了，所以我來幫忙看店。」

我很不自在的走到了大嬸前面朝她微笑，我想過了這麼久大嬸應該已經忘了我才對。只是以前常常來，現在這樣見面讓我覺得有點尷尬。

「您……您是小男爵吧。」大嬸激動的抓住我的手，似乎怕我下一秒就會從眼前消失不見一樣。

我點頭，「沒想到你還記得我，大嬸。」我輕輕的用另一隻手安撫那雙經歷很多事情但又很溫暖的一雙手。

「想起二十年前您突然不見，有很多傳言說您的名聲防礙到公爵所以被公爵私底下給解決掉了。也有人說您要像那次戰爭一樣，帶人反抗公爵，所以出外去別的國家招兵買馬了。」大嬸嘆了一口氣，「不過時間一久，大家也把您忘了。不過您現在回來，最少證實您還是活在這，就在這歷史洪流快把您給帶走之前出現了。」

「我今天是來買衣服的，大嬸，你有什麼好建議嗎？」沒想到有關於我的傳聞有這麼多，不過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見她。

菲把大嬸牽到了放衣服的架子，兩個人有說有笑的幫我挑起衣服來。只是我的心好沉重，相信她一定也有聽說過這些傳聞，那她是怎麼想的呢……是不是跟大嬸一樣、跟外面的人一樣，已經把我給遺忘了呢……

「希洛，大嬸說你最適合這件了。」菲把衣服遞到我眼前，是一件白色的貴

族裝，上面有些許的碎寶石。沒有多餘的裝飾，簡單卻又不失高貴。

我沒有多說什麼，拿了就到試衣間裡穿了起來，但是一時之間沒辦法習慣這麼完整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呢。

穿出來後，大嬸跟菲都誇說好看，我從舊衣服裡拿出了一袋金幣給大嬸後就帶著菲走了。心裡的感覺越來越不安，風徐徐的吹過我這張焦慮的臉龐。她不會出現在這次的展覽呢，這是我見她的唯一一次機會。

「放心，希洛，女神會眷顧你的。縱使你從來沒相信過，但是神卻會幫助值得相信的人。」菲輕輕的握住我的手，讓我沉重的心有喘息的機會。

我又來到了這裡，「我自己進去就行了，菲。」轉頭看著菲，我想要自己進去。

菲朝著我微笑後就轉身離開了，不過我可以從她的表情讀出如果我出來一定要去教堂找她，告訴她結果。我想我今天來見她並不是要挽回、並不是要繼續，而是要讓我們之間這段回憶結束掉。今天，應該適合讓一切隨風而去。

進了大門，兩側的衛兵都很嚴肅的看著我，不知道是身份被認出來了還是他們現在都這樣看人。來到了王宮的大廳，我看到有一群貴族正在前面爭先恐後的看掛在米色牆上的那幅畫。

「請各位不要擠，這幅畫叫做自由之馬，這是索瑪莉娜公主這二十年來唯一的作品。」一名女侍在一旁說著，「這次的作品唯一不同的是畫旁邊有公主所寫的話。」

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，有一隻白色馬腳踩在上面。她用了跟以前不一樣的配色，我記得她以前的作品從來不用這麼鮮豔的顏色，不過她還是很喜歡用白色來表達她的意念。而且這次還有她自己寫的話，不過前面都是人我根本看不到。

「麻煩請各位安靜一下，由於是最後一次的作品展，這次將由索瑪莉娜公主親自出來介紹，」女侍使了使眼色，位在畫的左側方的紅色簾子拉了開來，「讓我們歡迎索瑪莉娜公主。」

一個身穿白色連身洋裝的人走了出來，她一步出來就有一股與身俱來的傲氣及貴族氣質，是她，是那讓我朝思暮想的人。及膝的長髮被髻了起來，那孩子氣的感覺褪變成成熟女人的氣息。暗紅色的瞳孔並沒有因為年歲的增長而黯淡，反

倒因為這樣而更加明亮。

「這是我最後一次的作品，上面寫的話就由我親自唸出。」索瑪莉娜站到了畫旁邊，看著在她裙下的那群庸俗之人，不悅的開始唸起：「我若能像這脫韁的野馬，自由奔馳，一定會奔向自由的你。」

原本要窒息的心，解放了，她還是一樣，跟我一樣。原本以為我們之間的回憶會隨著這次的展覽一起給封了起來，沒想到會因為這幾句話而延續了下去。

「請問公主，這幅畫您要賣多少？」一名男性的聲音在眾人之中響起，讓原本吵雜的喧嘩頓時安靜了下來。

索瑪莉娜不屑的看著那個男人，「除非出現對的人，否則無價。」

在聽到公主這樣子的回答，其他人似乎都興趣缺缺的紛紛轉身就走。大概本來是想買公主的畫回去炫耀，但看這情況公主是不會賣了，所以都走掉了。

「公主，人都走光了。」女侍看著人群散去，對著索瑪莉娜說。

「一群醜陋的人，除非我要賣的人出現，要不然我是不會賣的。」索瑪莉娜鄙視著那群走出大廳的人。

我知道，我有買這幅畫的資格，「那請問公主，您願意出個價賣我嗎？」我鼓起勇氣走上前問。

索瑪莉娜原本鄙視的眼神在我之後變了，變成驚訝，我笑著看著她。她那傲氣的臉變回二十年前那張任性的孩子臉，眼眶中有淚在打轉，她露出了那可愛的笑容對著我說：「你願意花多少錢買下它呢？」